

14

“人老腿先老”，人们常这么说。是吗？我怎么没觉着呢？别说先前我随女儿们东奔西逐去过不少地方，从没喊过腿不给力。即便是近几年又上去了几岁，不也是在市内，女儿导引我作“阅读建筑”之旅，逛武康路、衡山路、南昌路，哪一街哪一巷不是用腿丈量？

再说这些年，苏州河亲水步道，修一段通一段美一段，哪一段没留下我的足迹？何曾感到过疲与累？看来腿能助我看世界到老！

风云的突变始于去年12月，病毒先袭击了我的心脏，待我“羊”后回归“人”，却意外发现我的右腿不太能迈步了。莫不是无孔不入的病毒又游戏了我原本膝下方一处不碍事的老伤？腿也就势矫情起来，不再给力，让我近似瘸子！

女儿们见不得我一瘸一拐还把把厨房阵地不放，竟单方面撕毁了“家中大事应商量沟通而行”的协定，将一根崭新的拐杖塞进我的手中，偷偷下单的哟！

伤感归伤感，我还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无奈的现实。然而，为了自己的权利我没忘振臂一呼：这事到此为止，今后不可得寸进尺再塞给我一辆轮椅！我会大发雷霆！女儿们诺诺连声，小的不敢，老妈放心！

在我心中，拐杖是老朽的前奏，轮椅则是人生报废的标签，我岂不害怕？

事情并没因我的虚张声势而停止向前演变：晨起，见另一好腿的脚面怎么肿得如发糕？家人大骇。我推想如下：一定是前些天腿脚见好时，我为防腿肌肉萎缩而弃杖下楼兜圈子，一次乘兴还忘了远近。次日又下楼，正遇上电梯惊魂，疾步仓皇逃出，只得拄杖勉力艰难登梯两层。出现肿胀盖出有因，稍加休息自会消退。

但孩子们不认你这个分析，她们一口咬定大概率怕是血栓了！我这边厢休息，那边厢的女儿们忙得团团转：朋友圈喊话，谁能帮忙推荐几款适用老人的轮椅？一时应者众。高至几千元的有，多功能小巧可手提上飞机；低至几百元的有，朴素家常耐用。她俩头碰头在网上查样品，看型号，全然不顾我之前的抗拒与恫吓，一意孤行地下了单，轮椅明天即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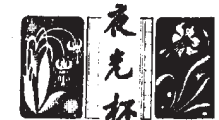
不看脸色的她俩，在我耳边不停聒噪：进医院东查西验那，好人也跑断腿，有了轮椅啥也不怕！我怒怒，轮椅派这个用场不晦气？女儿们提醒，你想想中风的外婆生前，去地段医院针灸，哪次不得去居委会借轮椅？临了，人家总追加一句，早点还来哦！害得外婆不敢在路上多停留一分钟看看车水马龙和那新造的楼。

是，那时如果有一部轮椅，母亲不至于囚于斗室寂寞度日。由孤寂的母亲我联想到后几年身居南京的父亲晚年。庆幸他因有了部轮椅而能进南京博物院看文物，“跑”明故宫追忆“大明风华”，还能来沪遍游上海风光。轮椅的滚动，大大扩展了他的生活面……

我的神游被打断，孩子们替我展望，等你腿脚好了些，我们推你去浦江大道沐浴春风，看沙鸥翔集。你走一段看看，坐一段歇歇，依然是美丽人生！

我已然心服，渐渐老去是规避不了的生命进程。外在的肢体功能的退化无须掩盖，正视、改善、提高生活质量才是上策，才是理智。那么我还有必要抗拒拐杖和轮椅吗？

必要时，接受它！



三月头上，女儿就对我说去上野看樱花吧。我诧异，东京的樱花不是要在三月中下旬才次第开放吗？上野的第一波早樱叫“河津樱”，在二月底三月初就盛开了。女儿说想不想先睹为快？想，当然想。我欣喜。从住家附近坐电车，一部头，中间不转乘，几站路便到了上野。

果然，上野的樱花开了。第一次见识河津樱，便颠覆了以往我对樱花只是“淡雅”的认知。相比普通的樱花，河津樱的花枝更像花穗，花朵稠密、红艳，盛开的气势显得热烈，像浓郁的酒有“醇”感。绚丽的樱花树下，忽然，我想起了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和她脸上挂着的淡淡忧伤，不知她现在可好？

那年，我赴日探亲。正是樱花盛开之际。也是上野，女儿与一位叫纯子的日本同事相约赏樱，邀我同行。

铺着垫子坐在樱花树下，说了一些寒暄的话，然后纯子幽幽地说她要辞职了。突如其来一阵风，花枝轻摇，花瓣从树上纷纷飘落。女儿显得有些吃惊，纯子神色黯然。须臾，她说了缘由。

她出生在一个叫与论岛的地方，这是鹿儿岛和冲绳中间的一个岛屿。那里的海和冲绳的一样美丽，她说谁去了都会喜欢那里。她父母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就离异了。父亲再婚，把她留给了妈妈。她的妈妈为了谋生离开了与论岛去了福冈工作。她和外婆两人相依为命直到18岁高中毕业。所以她和我们聊她外婆的时候称呼是“妈妈”，而称呼她妈妈时用的是名字美惠子。她说和美惠子18年里都没见过几次面，都是“妈妈”带我长大的。

高中后，她读专科学校，早早地工作了。然而，今年她外婆病倒了，住进了当

地的养老机构。护理费十分昂贵，需要亲属每月寄钱。“妈妈”养育了我，比起美惠子，我更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。”她说，“现在的这份正式工作又要交税又要付各种保险，还需经常加班，无法另外兼职。所以，我还是决定辞职，时间上自由了，可以安排多打几份零工，这样就可以挣更多的钱。”

或许，樱花有敏感的“体质”和凄美的诗性，樱花树下更适合倾诉哀伤的情绪。那天，纯子说了很多，甚至不介意我是第一次与她见面的陌生人。女儿和我都说了些安慰她的话，然而也知道是于事无补。想必，此时的纯子更需要的是有人倾听。她焦虑的心情和承受的压力，需要有地方释放。分别的时候，她送给了我一只装着沙子的玻璃小瓶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我家乡海滩边的沙，有空去与论岛玩啊，那里的海，真的很美。”可我分明看见，她的眼眶里，忽闪着晶莹的泪光。

转眼，四年过去了。上野的樱花树下，又让我想起了这个清秀的女孩。“纯子现在怎么样了，你们还有联系吗？”我问道。“妈妈你还记得她呀。”女儿说，“她现在已经回到了家乡，和一个相爱的小伙子成家了，边工作边照料她的外婆，日子过得蛮安稳的。”我听了，内心感到一阵欣慰。那么孝顺懂得感恩的女孩，上苍应该给予她岁月静好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人自以为是在看花，殊不知，花也在看人。而花看人似乎比人看花来得更为丰富。人世间有多少或美丽或忧伤的故事曾在樱花树下倾诉？故而，让飘落的樱花有了多愁善感的模样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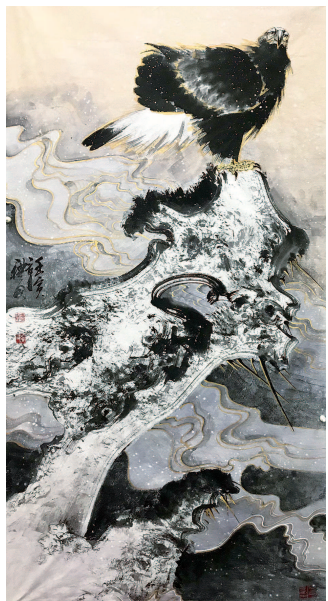
樱花树下

周珂银



拐杖和轮椅

桑胜月



远瞩 宋礼国作

“新剃头，勿打三记触霉头。”如今，你还能听到这句话，看到有人伸出手来，边说边朝别人新剃的头顶上拍打三下的戏谑场景吗？

勿打三记触霉头

赵荣发

我出生在市区一条弄堂里，童年时，头发几乎都是由设在弄堂口，或送上门来的剃头匠给拾掇的。与其他匠人相比较，他们的最大特色，就浓缩在一句歇后语中——“剃头的挑子，一头热”。那时的剃头匠，还真是挑着这样一副担子出现在街头里弄的。担子的一头备着炉子、面盆等物件，以保障随时有热水可用；另一头的家什里，装有围巾、剃刀、剪刀、刮须刀、爽身粉，以及一条“皮刀布”等杂物。每每在给顾客刮

脸刮胡须，连带刮去脖子上的毛发时，剃头匠就先将刮刀在这条瘦长的带子上反复摩擦，发出“皮皮”的声响，以确保刮刀不留一点瑕疵，不会伤及顾客的一丝皮肤。凭着这番行当和匠心，剃头匠不愁没有生意，有时走进弄堂，只要揽到一个活，就有第二、第三个顾客跟上，一些蛮有腔调的爷叔也常在其次，剃头匠一剃就是好几个头，而每每剃完一个头，剃头匠连带旁人，就会格格地朝着他头塔连拍几下，越是亲热下手越重，嘴里冒出一句话也越是窝心：“新剃头，勿打三记触霉头。”

后来，我们全家回到乡下老家安身，从此，我的头发就到镇上一家理发店去剃了。那时的理发店属于集体单位，剃头师傅薪资微薄，通常提不起精神来。不过，只要碰到熟客，或像我这般大小的孩子去剃头，他们还是忘不了在刚剃好头清爽的头上连拍几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新剃头，勿打三记触霉头。”这时，店堂里往往会腾起一阵快乐的哄笑。这样的场面，一直延续到我“插队务农”的时段。那时，我的剃头匠换成了村里的三囤爷叔。三囤姓顾，另有大名，但因家里

中国人对“肚子”的倚重，其他族群远远无法企及，比如，它往往与所谓人类思维的重要器官——心，处在并列状态：牵心挂肚、揪心挖肚、心知肚明……事实上，科学家认为人的肚子真的具有思考功能，由此诞生“腹脑”的概念。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曰：“陈胜、吴广喜，念鬼，曰：‘此教我先威众耳。’乃丹书帛曰‘陈胜王’，置人所罾鱼腹中。卒买鱼烹食，得鱼腹中书，固以怪之矣。”

帛书的“陈胜王”竟然出自鱼肚，难道是鱼思考的结果？显然，大家都认为是天意，不可违啊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操家伙吧！

在古代，把书信塞在鱼肚里，美其名曰“鱼传尺素”，把利刃藏在鱼肚里，成就“专诸刺王僚”的壮举。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“鱼传尺素”或“鱼肠剑”，太烧脑了，和平美好的生活，始终最令人向往，所以他们更乐意把肉糜塞入鱼的肚子里，在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也能生发一种隐秘的快感。于是，上行下效，猪肚鸡（猪肚包鸡）、三套鸭（野鸭去骨填入家鸭内，菜鸽去骨再填入野鸭内）、瓢馅菜（豆芽里塞肉糜）、辣椒塞肉……纷纷出现。值得一提的，是各种的塞，未免有猎奇和炫技之嫌；或者说，故弄玄虚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。

上海一带，除了河鲫鱼塞肉，得数田螺塞肉顶顶有名。

田螺自然也有肚子，即其那段白花花的“躯体”（消化腺和性腺），可是它的“空间”不允许肉糜的瓢入，人们只好在壳里做文章了。

田螺壳怎么能算肚？那就看你怎么理解了。器物下面的中心部分，可以叫肚，比如炉肚儿；圆而凸起像肚子的部分，可以叫肚，比如腿肚子。溶洞，也有人叫作山肚子；船舱，也有人叫作船肚子。推想，把田螺壳叫作肚子，不算过当。

与猪肚鸡、三套鸭、辣椒塞肉、瓢馅菜一样，田螺塞肉追求的也是一种复合味：两种食材合作，催生一种新的味型。然而，田螺塞肉与猪肚鸡们至少在一个关键点上不太相同：其他品种的“复合”，均以“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”为“奋斗目标”，田螺塞肉则以“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”为至高境界。

是的，田螺塞肉的内，表面看似是肉糜，其实是：把田螺里的螺头用针挑出来，剁碎，然后融入肉糜中，进行“重组”，进而诞生出一种新的面目的“资产”，实现如股市中的“借壳上市”，再领“鱼羊鲜”的风骚。

其中，提取螺肉，是“生取”（未经烧熟）还是“熟取”（已经烧熟），最有争议。可以说，那是两种操作风格和流派，孰优孰劣，难以判定。单就吃口而言，生胜熟，道理在于熟者再烧，未免更显老韧。当然，生取更为繁琐，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

我不知道田螺壳能多大程度地贡献鲜美成分。从理论上说，混合了螺肉和猪肉的肉再塞入田螺壳里的动作，完全多余。不过，正好比男男女女热衷理发并预期做出各种发型，除了破费之外，追求一种“有意味的形式”乃是人之本性。或许，它还昭示出一个真理——螺壳壳里，真的可以做道场，而且是水陆道场。

有派上用场的时候。”

三囤的话还真没错，后来高考恢复，我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在学校、机关工作，剃头的地方也就逐渐考究起来，每当逢年过节，我还会到一些高档的理发店去自我犒劳一回。坐在宽敞明亮四季如春的大厅里，空气中飘浮着洗发护发散发出的淡淡的香味，我常常背着靠软软的椅背，惬意地闭上了眼睛，可惜的是，任工序再怎么细分，态度再怎么殷勤，直到全套流程结束，也始终无人在我、乃至所有顾客头上拍三下，随后说一声“新剃头，勿打三记触霉头”的了。

代替这句话的，是迎宾小姐在顾客离开时，哈着腰送上的那句：“欢迎下次光临。”而我，也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，以示礼貌，心里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……

与古人对话

居平

我还是学生，《千字文》伴我童年常驻，实在是无上作业。”他谦虚地说。书法的终极目的是写出自己的风格并能为后世法。

“束带矜庄，徘徊瞻眺，孤陋寡闻，愚蒙等请，谓语助者，焉哉乎也。”读到《千字文》的末尾，我顿悟，回去得和孩子好好学习，那样才不会“孤陋寡闻”！

去金山廊下南塘村茶馆摄影。天色微亮，走过田间小道，空气里时而飘来疏朗的野花香。茶馆坐落在一处平房里，早起的茶客，已三三两两落座，面前大都只有一茶缸、一热水瓶。每天都去报到的老茶客，除了与熟人打打招呼外，好像都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或者是在想着自家的心事。

南塘村记 冯强

亲家是南塘村人。早就听说他家的竹笋特别鲜美，在茶馆拍片后，立即想去他家小竹园挖笋尝鲜。竹园在屋后，要经过堆放柴物的柴屋，屋旁有株三米多高、伞垂垂的桂花树，亲家说：“三十多年前，造房子时种上的，花一开，房前屋后都香。过两年翻新房，这株桂花会留下的。”我想，等桂花开时，在树下放一小桌，邀几个朋友，弄点时蔬，喝两杯小酒，就是一个神仙日子。正想着，他说：“你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摘香椿吧。”亲家卖了个关子，暂时引开了我的视线。他在前面引路，拐过几家高高低低的房舍和几排种蔬菜的大棚，停在一条小河边，他指着一棵约两米高的小树

七夕会

吧。”说着，用镰刀在上面画了个记号。这不禁使我想到了宋人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里“傍林鲜”的一番话：“林笋盛时，扫叶就竹边煨熟，其味甚鲜……”这番话，曾引无数吃客效仿，而今虽不至于扫叶生火，用竹叶煨笋，可立马尝鲜，还是求之不得的。

去南塘村前，我已得知百年牡丹是村里“四宝”之一，凡首去南塘，都不会遗漏观赏这株玉楼春，更何况当时正是牡丹盛开之时。这株在南塘10组的牡丹，离亲家家不远，慢慢荡去，也就十来分钟。

叫开6028号农家大门，进门一看，靠墙而建的五六平方米花坛内，数十朵牡丹齐放。于是远观近看，迟迟不愿离开。见状，主人笑吟吟地说，这牡丹是许多年前从附近百年玉楼春借根移植的。这时，我还听到他们议论着一个好消息，廊下正建设一座大型牡丹园，将形成九大色系、5万余株规模。哇塞，这真是现实版的一花引来万花开啊。南塘村真美，美到人们的心里去了。

旅游

快了，就像飞机起飞，学写笔画就是练习滑翔的过程。”